

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

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19:35

让平曰：

阳明之学，播于四海，影响所及，非限于中国，近邻如日韩等国亦颇受推崇。毛主席的实践论，副标题即冠以阳明所倡导的“知行合一”。近年来中共也讲求“共产党人的心学”，不知可曾借鉴了阳明的思想。吾闻日本国有企业家名稻盛和夫者，其商业哲学亦从阳明心学处多有汲取。

我最初接触阳明学，是在初中的时候，家父购买了一本《传习录》，我略有翻阅，但只觉晦涩无趣，故旋即丢开，束之高阁。而再遇阳明，则是二零二二年的春夏之交。上海疫情，封控在寝，与家父通话时，相论及周易义理，彼荐以阳明之说。我于是添酒回灯重开宴，从网上寻得一本梁启超所编的《传习录集评》来，这才重新开始接触阳明学。阅罢任公的短文，对于阳明心学之经络已差不多有了印象，感觉殊异于幼时初读。其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之说，颇切合我心中疾患。于是始入先生之门也。

我读《传习录》原文，对于说理的文字，尚能读懂，但苦于语录体例，未明主线脉络，难窥纲领精要；至于议论先儒见解的文字，则茫然不知所云。念及我自幼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体系，与古代文人迥异，且学校素习科目多为理工社科，语文方面也偏重文辞，非有经史子集义理哲学之积厚，遽然读此开宗立派成一家之言的古书，恐不恰当。所以我从图书馆找到了一本钱穆写的《阳明学述要》，以作为研习阳明学的辅导读物。

孟夫子说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

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阳明心学之思想光辉，与阳明先生之经历与特质密不可分。阳明格竹子、龙场悟道的典故为大家所熟知，但详细的人生经历却知者不多。我以为阳明先生的早年经历，对于今世志士仁人，必能启发思索，大有裨益。故特从《阳明学述要》中摘录一段《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》，以备参考。阳明的早年经历可谓传奇，如今网络上的营销号，想必也有谈论这个话题的。但是网络写手立意低下、语言浮夸、文风靡乱，且鱼龙混杂、泥沙俱下，我一般避而远之。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，他写的文章应该比网络写手的质量要高吧。

三、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

王学的酝酿，已在前两节里约略点明。现在续讲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，可以对于王学的来历，格外明白些。

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，在他内心，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的追求，一毫不放松地往前赶着。他像有一种不可抑遏的自我扩展的理想，憧憬在他的内心深处，隐隐地驱策他奋发努力。他似乎是精力过剩，而一时没有找到发泄的出路。他一方极执着，一方又极跳动，遂以形成他早年期的生活。

他幼年读书，尝问塾师：“何为第一等事？”在他嫩弱的脑筋里，已有了做世上第一等事的夸大的野心，鼓舞着他的前途，使他不肯安于卑近，而狂放地做他自认为超俗拔群的事业。而且他的家世和精神上、物质上的供给，也足以容许他那样地狂放。他那时才是十二岁的年龄，他随

为学者，立志当在第一等。追求卓越，追求极致。

着他父亲、祖父远宦京师，是一个诗礼家庭的宠儿。

他在十五岁那年，已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，曾出塞逐胡儿骑射，深慕着功绩和豪杰的行径。

十七岁在江西结婚。正在婚期那天，他走进一道院，见一道士趺坐，阳明因他自己不可羁束的好奇心和浪漫的情趣，便叩问那道士养生之理，随即试着和道士对坐；又因他那副执着认真的性情，竟至一坐忘归，直到次晨，才为他的外舅觅还。

十八岁挈着新妇回越。途中谒娄一斋，一斋告诉他宋儒格物之学，他便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，深契其说。其实当时他对娄一斋的景慕，恐怕也不过如其对铁柱宫道士的信仰一样，他只是高兴，只觉得是有兴趣，他只是不肯安于卑近，要做一个超俗拔群的第一等人和第一等事。

二十一岁在京师。他奋发地要实做格物工夫。他和他

此处言阳明家世。然阳明之悟道成圣，非从此来。故为学者莫自怨自艾社会资源欠缺也。磨砺出真知。

有过人之志者，必有异人之行。俗谓道教寻仙问道、荒诞不经，而阳明竟泰然出入其间。求理若饥，兼取百家，岂不胜于偏蔽拘泥者乎？且今之偏蔽者，未明他说之详情，即妄加嘲讽，可谓井蛙夏虫也！

抛除成见，以一颗赤子之心去钻研学问。此之谓实事求是。

于卑近，要做一个超俗拔群的第一等人和第一等事。

二十一岁在京师，他奋发地要实做格物工夫。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很高兴地依照朱子《大学格物补传》的意见，来试格庭前的竹子。他那位朋友格了三天，病了，他自己来格，格了七天，他自己也病了。那庭前竹子的理，一毫也没有格通。他爽然自失地叹着，他想圣贤有分，非他所能及，他于是不想做圣贤了，他转换他的兴趣来研究辞章文学。他那又执着又跳脱的性情，使他经尝到多方面的生活。

二十六岁感于边警，留心武事，读尽了兵家秘书。

二十七岁，他又厌倦了，他觉得辞章艺能不足贍其野心，所遇师友又不足满其想望。心里壮热的火，把自己的血液煎烧着。他感觉到烦闷无聊，他于是终于病了。他又转换他的精神来谈养生，有遗世入山之意。

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岁，他在政界混了一阵，低琐的职务，不足畅豁他内部的沉郁。

（三十一岁告病归越，实习导引术。在静久的环境里，把他历年壮热的感情，洗伐净尽，他只思离世远去。他的性癖只是爱认真、爱执着；要出世，便也认真地求出世。在当时，他只有祖母和父亲还在他念上，一时放不下；他忽而一旦悟了，他说：“此念生自孩提，此念可去，是断灭种性矣。”明年，他又转换他的精力，再想用世活跃。只因他爱认真、爱执着的一念，又把他跳动，又从静境里拔回来，再跳到入世的一边。他的性情和生活，到处是执着，到处是跳脱。）

三十三岁又入政界。三十四岁，和湛甘泉倡明圣道，授徒讲学，一时目为立异好名。其实他还是狂放的本色，他还是浪漫地不受羁制，他还只是爱做世上第一等人和第一等事，他到底不肯安于卑近。在那时，他虽对于圣学，未有深切的自信，他虽还没有到成学的时期；但他早已岸然肩着传播圣学的牌子，高唱入云。其实正和他在越中山里静坐求出世时，抱着一样的心境，一样的精神。

钻研学问。此之谓实事求是。

或笑阳明格竹子为不明事理，非也。格竹子是真知行合一。诵朱子之书，徒为举业而取功名，徒逞口舌以炫其能，可乎？莽草颠预，囫圇吞枣，不加体察思辨，可乎？而阳明闻斯行之，躬自践行，七日不得，病而后止，然后知朱子之说于己不合，于是转换兴趣另寻出路。是真知行合一也！是真实事求是也！阳明颇有一股蛮劲，今之为学者能如此乎？

执着，跳脱。正如屈子辞章：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余谓非有反复出入，不得察尽人情天理也。壮年血气方刚，上无父母老病之挂累，下无妻子儿女之短长，正好多折腾。

时人或以阳明为立异好名。余谓他人目之青白，何足为虑？但持守其心、问心无愧即可。纷扰流言，世俗眼光，莫置心上。鲁迅先生诗作颇合此

意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。”

阳明仗义执言，获罪于阉臣。习明史或知此时朝政形势如何。我不懂历史，不敢多言。

贬谪龙场驿，乃阳明人生的大转折。前此几十年的执着、跳脱，往复出入的探索与积累，终于要在此刻迎来最终的爆发。俗语说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并非没有道理。周易之“一阳复起”“否极泰来”，马哲之矛盾向对立面转化。

北京到贵州，山高路远。其间又有些许事故，因此赴任之途耗时一年。

于此当重温孟子名言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

困顿时，不可堕落沉沦，当超脱自在。要倔强，要豪迈，要敢同恶鬼争高下，不向霸王让寸分！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！

三十五岁谪龙场驿。他那内部郁积的活力，终于要发泄了，终于要爆裂了，终于不能久藏，终于不能深埋了。他内心沸腾着豪杰的热血，鼓舞着神仙的想望，崇拜着圣贤的尊严。他自己按捺不住，触机即发。他看到朝廷阉宦柄政，直士遇祸，他从内心深处，涌出一股义愤来抗疏相救。于是下诏狱，廷杖四十，死而复苏，还谪贵州的龙场驿，当一个小小的驿丞。这样一种生活上的剧变，对他神经的刺戟，是何等地深刻呀！他譬如蕴蓄着很深很厚的风寒，一旦发作，壮寒壮热，大病一场。单靠他一副坚强的筋骨和笃实的体魄，到底九死一生，恢复了他的健康。待他挣扎了那一阵，他身内以前所蕴蓄着的风寒，却发泄透了，大病初愈，却反而见得格外的精神，格外的气力。这一事在他生活上，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换，他渐渐地在其中，得到他以后的新活力和新生命。

三十六岁赴谪至钱塘。他的仇人权阉，还暗地遣着刺客尾随他后面，幸他警觉地避免了。他想求保全他生命的计划，图谋远遁；但又顾虑到他家庭的安全，使他不得不担心受怕地依然熬着万险远赴谪地。他在途中有《壁间题诗》说：

险夷原不滞胸中，何异浮云过太空？夜静海涛三万里，月明飞锡下天风。

他在极踌躇的境地，吐说出极超脱的话；他在极困厄的时候，发越出极自在的情态。他只在自己内心深处奋斗着，在外面，却表露着他一贯的人格，他还是倔强，还是高兴。

三十七岁在贵阳，他在那年春天到达龙场驿。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，蛇虺魍魉，蛊毒瘴疠。夷人缺舌，无可与语。此外略有些中土亡命。又无居室。阳明到了，才教他们范土架木以居。那时仇阉怀恨未已，他还要提防刺客忽然来到。他自计一切世间得失荣辱，到此境地，真是无从道起，只有逼得他一一超脱。他那种险恶的处境，正是帮他超脱一切的大助力。可是他还有生死一念，一时未能超脱。他虽能一切不顾，但他还不能不虑死。这又

正是帮他超脱一切的大助力。可是他还有生死一念，一时未能净化。他虽能一切不顾，但他还不能不怕一死。这又如何办呢？于是他做一石椁，以俟命自誓，日夜端居静默，求把他那怕死之心也一并化了，好让他自己内心得个安静。久之，他觉得胸中洒洒，渐次的空了，连怕死的一念也没有了。然而他的从者，不能像他一样地超脱，他们抵抗不住那险恶环境的压迫，内心不能洒然，终于他们都病了。于是阳明只得亲自析薪取水，作糜为饲，反来服侍他们。（又恐他们胸怀抑郁，病不得去，特意为他们唱诗取悦；又吟着越地故乡的俚曲山歌，杂以诙笑，刻意地带他们做娱乐。他实在不能脱离他那险恶的环境，他那疾病夷狄患难的环境，他只求把此险恶的环境，疾病夷狄患难的环境，

从他内心里忘了，不要来扰动他的心。）他还只是倔强，还只是高兴，不甘降服，不甘消沮，他究竟还忘不了他历来那做世间第一等人和第一等事的豪情壮志。他在这样非人所堪的环境里，他却自己问着自己，倘使叫圣人来处此境，他还有何法呢？他在这样抑塞沉郁的当儿，忽而中夜大悟，在寤寐中好像有什么人告诉他似的，呼跃而起，时从者皆惊。他却从此发明了他的“格物致知”的新学说。

这以上是阳明成学前一番经历的大概。原来王学的萌芽，他所倡良知学说的根柢，是有生命的，有活力的，是那样地执着，那样地跳脱，从多方面的兴趣、很复杂的经验中流变而来的。他有热烈的追求，有强固的抵抗，他从恳切的慕恋里，转换到冷静的洗伐，又从冷静的洗伐里，转换到恳切的慕恋。他狂放地奔逐，他澈悟地舍弃。他既沉溺，又洒脱。他所认识的“良知”，决不是一件现成的东西，也不是平易简单的把戏，更不是空疏无着落的一句话。要研究王学的人，不要忘了他成学前的那一番经历。他说“立志”，说“诚意”，说“事上磨炼”，说“知行合一”，说“易简”，说“真切”，凡他说的一切，我们要把他自己成学前的种种经历来为它下注释。若忘了他的实际生活，空来听他的说话，将永不会了解他说话的真义。若空听了他的说话，又忘了你自己当身的实际生活，那便更不会了解他说话的一番真义所在了。

此即龙场悟道也。究竟悟得些什么？请看下回分解，那就是后来的阳明心学。

一场大磨砺，能使人向内省察到内心深处，渐入无我之境，实现大蜕变。今之为学者可有属于自己的龙场乎？交大为我的龙场乎？